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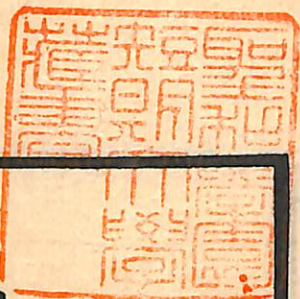
928
7

唐  
孫  
樵  
集

孫



集



孫樵集

四部叢刊集部

涵芬樓景印明天啓  
間吳翻刊本原書板  
心高營造尺五寸五  
分寬三寸九分

鐫唐孫樵經緯集記

竣劉復愚贖簡之梓流布識者愈  
慨千年文塚幾以夷于陵谷劉生  
自誌丘墓洵迺埋憂地下者矣翻  
嘗謂吾黨中處人代寔爲前古後

今關係見有佳篇幽墨若不爲之  
表章聽其湮沒是大殘忍人不爲  
無罪於天地故友生結聚最喜偵  
訪所知文家幾輩所貯文藁幾種  
務爲發隱闡幽借鈔廣播力及卽

爲鐫行使當世有不掩之文後先  
燈續曾與同心發弘誓願行此功  
德于秭林永不退諉然每遇人不  
免捧出相示迺有攘爲帳秘者遭  
其活埋不勝痛恨比之殺諸慧命

臯業馘亦自箴犯不善護持之戒  
甲子長夏偕羣季侍家大人于南  
澗樓居深柳覆牕塔光照席茶香  
清供家樂甚洽大人懲馘愛惜人  
才不得其道反招罪咎命幡家笥

重以牙籤題識載行譏察忽及大  
人手訂諸編有經緯集爲孫可之  
自定著作在唐與劉復愚名埒欲  
以並行又得王文恪吳下舊本林  
茂之閩本參攷文苑等籍釐正相

沿之謬鄂中鄭見羲先生聞之請  
同較閱遂爲中和以來復存可之  
面目隨助剗刷之金從臾速成迺  
直以唐孫樵題集者存古遺意使  
姓名彰彰不磨而晚近易于通曉

願見是集者發廣大心立拔猜忌  
私吝孽根毋使古魂嚼恨九京縑  
緗夜泣耳因作緣起于前以爲勸  
請歲天啓乙丑蓮花生日吳馡于  
字祖堂滌研濡豪正冠稽首製

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  
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  
于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  
軍邠國忝歷萼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  
寇犯關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  
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



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  
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  
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  
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  
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藁其可觀者  
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  
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

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唐孫樵集目錄

第一卷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第二卷

明吳騄重訂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第三卷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第五卷

孫氏西齋錄

堯皇遺劍錄

龍多山錄

第六卷

迎春奏

復佛寺奏

第七卷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第八卷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鐔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第九卷

逐疔鬼文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第十卷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唐孫樵集目錄

終

唐孫樵集第一卷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大明宮賦

一作大明宮紀夢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  
駭陰意靈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寢寢彼大

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啓居

廓穹起廬園然而劃隆然而赤孰窻孰隙

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自註 太宗初立大明宮後高

宗增修遂移仗焉下帝謂上帝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

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

自註 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宗為廬陵王賜姓芷氏廟祏徹主自註

芷廟為七削唐廟為五吾則協二毗輔自註

謂梁公仁傑魏公元忠也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

仆周自註 五王興輦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默還臥明日

革周復唐吾則械二黥雛自註 謂昌宗易之也俾即其

誅胡徧飽膺自註 謂祿山也踣肌齬骨驚血濺

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自註 肅宗遂

即位于靈吾則激髯孽悖節自註 謂慶緒也俾濟

逆殺翼兩傑憤烈自註 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俾克斯



滅薊梟妖狂自註 謂朱泚也 突集五堂縱啄怒

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

逃明極三革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

在懸諍舌在軒輟黠延諫剝襟沃善賞必

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自註 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

諫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濁自註 貞觀中河屢清

入囿肉角自註 貞觀中麟見 旬澤暮溥自註 太平十日一

|||

雨雨必自註 開元中 斗穀視土自註 斗米五文錢 吾見若

以夜 紆聲在堂諛舌在旁室聰怫諷正斥邪寵

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天而雕

吾則反耀而彗自註 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 反澤而沴

蕩坤而坼自註 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 裂乾而石自註

天有裂 然吾留帝一作 意 宮中二百年昔

而殞石 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今孰為缺籍

民其凋有野而蒿

自註 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 籍

甲其虛有壘而墟

自註 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寶

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幕府多虛者也

西垣何縮疋馬

不牧

自註 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千隴西平涼天水金城四郡息馬疋至

七十萬穀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帛疋易馬一

北垣何蹙孤壘

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

獲其哲

自註 房杜姚宋

得是赤日烈老魅跡結

爾曾何伐宰獲其慝

自註 林甫敬宗

得是昏蝕

魅怪橫惑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

盈庭闔南俟霈闔北俟霽矧帝城闔闔何

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寧尚

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

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

吁

露臺遺基賦

并序

正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  
方殷而興土功且有靡於縣官也樵東過  
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  
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  
隱于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  
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

怨慝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  
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于  
帝思旣命其吏校之經費乃下詔曰朕以  
涼德君于萬國唯日兢兢如滔春冰高祖  
惠宗肇造我邦一作肇作此宮室庶幾無  
我邦圯逸逮天朕躬孰敢加隆矧靡府財以經此  
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休

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高楚民亦  
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旣攜貳王遂以  
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嘯工以害三  
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  
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  
通天兮鞅埃壻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草  
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

非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  
重江兮出大劔之複門駭天險之重阻兮  
峙連崗而外坤譎石詭崖汨其城屬兮屹  
紆鬱於雲昏嵌崒崒而查牙兮上攢羅而  
憂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

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蹇余  
馬之不息屈峽山之偏側劃崇巒之怒來  
水涵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而  
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棘朝天  
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下馳而上  
迴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啓怪若  
虎而欲噬泉虜沸而中冽靈窳宰乎像設

眄山川以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峯之  
孤秀傳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  
圖而此決曾尺疆之不闢徒齎志而灰滅  
越百牢而南指憇石門之委邃六陰崖而  
戶開屹巍巍以皚皚外攢怪石之參差兮  
勢業峩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侶乎  
潮波之却頽中窳窳以窳豁敞曠朗而洞

達摧崑泉之澹澹鏘環珮於閨闈躡危石  
而後通忽決漭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爲深  
兮繚巒岡而四崇蘿薜羃歷於崑穴兮雲  
木森其青蔥鬱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  
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軋軋而又東陟  
雞幘之蹇噓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  
束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

兮續畏途而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  
瀕洞而雷擘當玄冬之隆烈觸密雪之飛  
噴舞迴飈而颺九垓天地紛其漫漫路縈  
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  
敢逸兮徒僚慄而興嘆出大散之奧區若  
脫足於囚拘涉汧渭之汙汙歷岐雍之通  
途田原鬱以澶漫兮彌千里而爲都背槐

里而趨咸陽兮索羸劉之舊墟承明冀關  
緬以夷漫兮得隱嶙之顏隅獨五陵之尙  
完兀高平而草蕪抵長都之岌岌排閭闔  
而西入荷天衢之廣關仰白日之赫赫彀  
弱弓而滿鈎鏃兮卽澤宮而睨的夫何號  
貢之缺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  
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

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瞰朱門之投  
蹟蔑一人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  
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忽徊徊以惶惶蹇  
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展轉而  
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  
時不知求已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  
衢廣其茫茫兮混埃塽而紅飛漂世波而

上下兮旁窮走而相追不亦勞乎於是謝  
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燥機餒不飽謀  
凍不煖謀兮環晦墻而闔扉邀仁義與之  
爲友兮追五經而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圃  
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  
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吾遺哉

唐孫樵集第一卷

唐孫樵集第二卷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

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叙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一作卒不能言避其官而逃

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

羣髡戈止皇帝發憤除之與活疲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一作愚獻執事儻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罔及樂

歪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

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  
得失皆字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  
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  
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  
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  
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  
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

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

一作絕非

夫史

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  
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  
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  
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  
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  
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

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智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黑白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

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秃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卽燦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徃徃得上下考卽欲認官爲治

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  
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恪守失職不敢  
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鞫訊授一作受  
辭徃徃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  
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  
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  
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

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  
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  
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  
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  
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  
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  
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

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  
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  
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  
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  
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

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

于一作十

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

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  
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挾而不已櫝而不  
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  
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  
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

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  
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  
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  
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  
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  
必深抉精剔蕪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  
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

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  
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  
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  
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  
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



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  
重溟徒知褫魄眙日莫得畔岸誠謂足下  
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  
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  
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  
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  
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

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醜  
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  
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  
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  
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  
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  
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

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成萼山賦韓吏部  
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  
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  
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侶遠人入太  
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  
日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  
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

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  
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  
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侶好惡不相關者  
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  
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

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  
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  
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  
其習於易者則斥澁艱之辭攻於難者則  
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  
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

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  
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  
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  
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  
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  
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齟  
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

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  
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  
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  
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  
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  
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  
臆說乎

二卷終

唐孫樵集第三卷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壁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  
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

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  
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  
驚一下有  
叫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  
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  
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  
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  
摧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

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  
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  
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  
府公一下有  
寧字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  
一作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  
顧  
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  
作風使聞其狀以  
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

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  
辦百姓入常賦有坐白僂杖者易于必召  
坐一本下有與字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  
文粹作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  
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  
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一作故  
治視益昌是時故一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文粹

作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

道一作導從不過三人其全一作察易于廉如

是一本本作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過一作道出益

昌民有能言而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

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

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一作止請常一作貸亦作緊

期不欲緊一作堅繩百姓使賤一作賦出粟帛

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  
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  
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  
一作年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  
上下考由考一作某人得某官問其政則  
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  
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

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

一無上四字

縣令

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

當世

一下有在字

上位者皆知求才

一作財字

爲切

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

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

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

必有得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  
黎越嵩俱為邊城迫一作於羣蠻田在賓

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

曰巴蜀西迫

一作

于戎南迫

一作

于蠻宜

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

一本無

間西

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

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

文粹

作接步

且戰且進蜀兵

一無

遇鬪如值橫堵羅戈

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吞

一作

鏃不能斃

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

深而疫死日眾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

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

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



又擇羣蠻子弟叢一作聚于錦城使習書筭

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文粹削其三門三字不成語文苑可證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

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

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

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

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一作武而又俾

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

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

幸非常

自註 李丞相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齋書通蠻言蜀無

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爲者吾不知羣  
蠻此舉大劔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  
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  
九如瓠雖知鈺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  
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程束甲  
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

入餽運

一作餽

者縱吏而

一作以

鼠竊縣官當

給帛則以苦

文粹作踈

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

而參粒

自註

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重帛然後散諸邊卒

當給糧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怨

如此則

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

一作得

殊死而

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

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

嵩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  
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  
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  
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  
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  
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  
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

盜兵足食給卒無胥

一無胥字

怨於將軍何如

一作則如之何

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

淺混而汗

一作芋

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

甚蕪堂廡甚殘

一作淺

烏覩其所謂宏麗者

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

控三文粹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

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

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

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

至朝去文苑下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

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

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凡所以汗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

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

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集作曹八

九輩雖以供饋之隙文苑一二力無一二

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

老毗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文粹也

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

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

金革之聲而戶口文苑作編戶日益破墻場無

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

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文苑作理

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

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

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史

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

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

者文苑無甚者二字在刺史曰我明日即去何用

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

當愁醉醲當饑飽鮮文苑作愁當醉饑當飽囊帛櫝

文苑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文苑作其耶

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

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  
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  
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乙丑春吳璠攷

訂錄於石香館

唐孫樵集第三卷

唐孫樵集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梓潼移江記

涪繚于鄴迫城如蟠淫潦漲秋狂瀾陸高  
突堤嚙涯包城蕩壚歲殺州民以爲官憂

滎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  
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  
流五里復匯而東卽堤墟舊江使水道與  
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吏發卒三千跡  
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滎陽  
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  
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滎陽公曰吾

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饑卒賴厚  
直民惜其田以顛得不可滎陽公曰吾欲  
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  
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滎陽公曰柰何對曰  
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已來  
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  
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

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  
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卽能先堤民言新  
江可度日而決也榮陽公諾明日榮陽公  
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  
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  
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鄰民於魚禍耳民敢  
橫議者死鄰民以榮陽公嘗爲京兆旣憚

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  
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  
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  
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  
之一盤堤旣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  
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  
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旣以上聞有司



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爲  
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  
民及覩榮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  
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  
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

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爲中貴人所并則籍  
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平行二十  
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籍  
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  
不能百步又步登渠渠嶺盤折而上甚峻  
自註 渠嶺北並礮可爲閣道  
平出渠渠嶺南可罷渠渠路 下渠渠嶺  
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

路直絕澗並

蒲浪反他放此

山復絕澗虵行磧上

十里合于大路

自註 秋夏此路當絕

下黃蜂嶺復

有支路並澗出渠渠嶺下行亂石中五六

里與澗西支路合

自註 秋夏此路亦絕

由大路十

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隳號怒

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

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

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

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

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

六七里及嶺上泥深減蹀

自註 行者多苦於此可爲棧

路以易之

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纒纒而長從

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

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

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  
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侶樊川間景氣又五  
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高下行十里  
復度嶺自註 嶺東度澗可詣爲閣路上  
平行五十里出嶺西亦古道  
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  
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關北爲臨洮關南  
爲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

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  
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閣路並  
澗閣絕有人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  
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  
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  
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  
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自註 人以淮  
爲淮蓋視之誤又

十九日案其刻乃晉堽平吳時蓋晉由此  
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  
南路旁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  
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卽平田  
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居民尤多自青  
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  
復有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

東多泥土疎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  
下嶺凡十八里西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  
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  
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  
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  
下又高下行十里至迴雪驛自迴雪驛南  
行三里上平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

至福溪

自註 自福溪有路並自山下由大雪嶺平行五里上長松嶺北與

山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途也裨將將開此路都將賈昭爭功且欲折之遂開古松嶺

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

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

行二十里卽背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

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

自註 自盤雲驛西有路並澗出白

城西又平行三十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所通尤坦塗也城固之要道出

其縣遂畧開路長開天嶺路也

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

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

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烟靄中也下嶺尤峻

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

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

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

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

自註

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褒斜此言不公耳樵嘗淑中褒斜一經文川至於山川險易道途迹悉得條記嘗用披校蓋亦折衷耳苟使賈昭盡心于榮陽公如樵所條注誠逾於褒斜路矣

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䟽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民

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榮陽公始望耶况謀肇乎賈昭事倡乎李侁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蕭相國真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眇橫溢神鋒秀發  
秋空健骨霜夜皎月劒淬愈利玉燒不熱  
錦浦宸游傳巖寢說馭物惟誠在公抗節  
再安宗祜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闕  
粃糠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唐孫樵集第四卷

唐孫樵集第五卷

孫氏西齋錄

孟皇遺劒錄

龍多山錄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

其體一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

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  
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堯皇之終首  
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  
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  
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  
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  
自註太子  
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  
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

殺建  
成

李勣立皇后堯氏者何忘諫贊慝懲

廢命也

自註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  
不奪高宗不敢立堯氏爲后故書

李勣立皇  
后堯氏

起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

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

裸也

自註高宗廢王后立堯后乃貞觀  
侍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

宗示天后有  
嫌於禘裸矣

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

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



稱臨也

自註 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

不得改元者政也

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自註 裴名犯孟宗廟

諱

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

自註 裴為顧命大臣屢

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張守珪以安祿山叛

者何貸刑怫教稔禍階也

自註 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

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

此

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

稱天子殺者何罪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

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

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

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

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歸大義

自註

按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

操實寘

例以示懲勸

自註 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

是也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忤直骨於枯墳鬱詔魄於下泉磨毫黷扎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旣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正皇帝遺劔錄

正皇帝得利劔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淪盟盜壇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正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豸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正皇一用其劔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孽險以扞

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衄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盍皇曾不逗撓於其衷亟發盍符

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盍皇再用其劔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於國門非盍皇帝三用其劔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蠱于民心蠶于民生力

屈財殫民恬不知忝皇始議除之女泣于  
閨男號于途廷臣辨之于朝褻臣爭之于  
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忝皇會不待疑卒  
詔有司驅羣髡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  
徒旣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  
雨以時災沴不生非忝皇四用其劔耶今  
者嗣皇帝纂忝皇之耿光傳忝皇之遺劔

宜乎銛其鏑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  
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  
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龍多山錄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  
卽山之趾得逕委延舉忝三十北出其巔  
氣象鮮妍孕成陰烟屹石巉巉別爲東巖

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  
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  
又有侶乎飛簷連軒櫺檻交攢欹撐兀柱  
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  
砥若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  
杪一作鈔臨蘭薄仙臺標異藁石負起屹與  
山別猿鳥磧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巖

相望攀緣上下闖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

永嘉飛真蓋羅

自註 人傳晉永嘉中有  
爲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

焉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  
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

玄蹤斯存石刻

傳聞丹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

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絕明風閒境清寂寥

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

崖谷山禽崑獸捷翔牙驚曉吟暝啼聽之

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涸山帶川青縈  
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于東日薄  
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  
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  
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  
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耒而  
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由

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  
巖扃乎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乙丑春吳馮攷

訂鉞於石香館

唐孫樵集第五卷

唐孫樵集第六卷

迎春奏

復佛寺奏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

自註 以皇  
其無私

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  
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

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燠寒也青帝何功  
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  
時卹則孽牙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  
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  
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無  
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  
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

敢繫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

陽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

淫昏之世反膏而波自注 春行秋令反

冰而花自註 冬行雹傷螟嚙自註 夏

夏令能李花旱赤雨血自註 秋行夏令則

雨雹時則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

出乎淫昏則災祲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



陛下與人爲春得革慘作和起枿生芻喜  
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烟光  
覺葱蘢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魄  
風日冷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  
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爐駒驅轍結  
雜選噎袂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  
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間感感燈青火

白門無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  
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  
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  
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  
視陛下心燠寒也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羣髡最

大且十口之家

自註 謂中戶也

男力而耕女力

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梁所衣必綿一作錦

穀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也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也皇帝一旦髮天下髡悉

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

地陛下自卽位以來詔管

一作營

廢寺以復

羣髡自元年正月卽位以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已訊聞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也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

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  
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  
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能  
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  
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  
間率戶出兵自註 索若干戶  
共出若干兵也籍而爲伍  
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

戎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棄於  
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  
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  
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  
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  
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  
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

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卽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卽是鹽鐵不可除而摧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

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

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爲陛下日  
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異異日爲  
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昧死以言

乙丑春吳璠攷

訂銀於石香館

唐孫樵集第六卷

唐孫樵集第七卷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

夷之大者曰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  
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雄者曰南詔是  
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難  
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  
儒爲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  
姓士有觀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  
者載籍之傳蔑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

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校戰獵而已烏  
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挾獸心而知禮節禡  
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  
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於  
是乎有殊能詭形之効祉者二國之爲其  
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庾朔  
之隅不懷之倫其嚮風仰流歸吾化哉世

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德稼天酒法  
庭苑巢神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  
颺颺習習卽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  
然堤防陂蓄波決壅缺亦不可遏於其人  
也亦然潁川陳君學積乎勸藝高乎專喪

家途歉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  
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鳴輒以窮  
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僴勉上道久憤湮  
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  
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  
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售道不肯  
尺枉以蘄尋直况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

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安穀徒善君之  
引滿強勁指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稿柴  
志枯氣索怳怳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  
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  
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

筆入貢士列扶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  
宮十黜有司知已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  
關東橐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  
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  
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  
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跣出至死馳名今人  
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卷前知解言念



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窻  
夜燭上下雕斲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  
磨校以牢知音况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  
內機穽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  
籬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几爲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於身  
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乞巧對

孟秋暮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  
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  
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  
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  
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  
蠱直殘德譽路爲聖譖回爲賊離間君親

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摹新轄字束句  
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  
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  
於徘徊者啓齒下醜沈謝上殘騷雅取媚  
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辭舌  
鉗口媚竈賂權忍耻受侮愧畏如鼠望塵  
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非非翫世

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瓌詭不窮啞古  
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曠霍延綿窮侈  
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  
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名溺于奢  
凋家磨國未騁胃臆蠱于化源戕此民力  
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闊  
優游經史卧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

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  
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  
懷軸囊刺門門買聲方子屏居詠歌吾廬  
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  
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闈以  
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  
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

何所施爲

乙丑春吳璠攷

訂鑿於石香館

唐孫樵集第七卷

唐孫樵集第八卷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鐐郎中墓銘

刻孟侯碑陰

舜城碑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墓  
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鷹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爲笏  
怒虎可噬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  
拄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  
噫諫舌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怫笏則公笏  
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餽不偷上愼

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潼關甲銘 并序

潼戶呀東翼廉敞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  
于前楹澁塵飄風綴斷革刈樵過而謂之  
且曰此國之閫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  
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譏守甲存而不完  
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關吏笑而

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鞞晝警驚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戰又安得與客合縵而東合縵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玄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關之

守甲之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

工爾修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  
月日薨於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  
陳晝一作晝寓書孫樵曰與子俱恩康公門  
今先遠有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讓樵  
哭之慟已而揮涕叙平生公諱某字某會

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  
諱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攻  
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能  
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  
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秘書  
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  
換試祕書郎五年調再授祕書省校書郎

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爲  
進士試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  
選者不逾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  
璩尚書倉部郎中楊崑太常博士杜敏求  
今春官貳卿崔公殷夢尚書屯田郎中崔  
亞前左拾遺陳晝一作晝洎樵十輩皆出其  
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

部巡官明年改鹽鐵巡官天付介直不能  
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運公或  
請計事將入門襄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  
襄公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  
授大理司直或有所讞宰相莫能廻其筆  
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  
官明年改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史李公  
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莅事且召羣吏曰二  
十年已旋推官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  
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  
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  
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始以廉平  
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間曰康公

宜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  
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抉案牘符  
檄公一以口授之羣胥輩徒搦管捉紙字  
字書出蓄縮汗慄何暇爲奸犯耶以故老  
吏猾胥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  
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倉部郎  
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供軍

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旬而鹽無二價蜀晬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戍兵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竇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逗遛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刺史明

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某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

遲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携其孤奔喪于  
管城某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  
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  
月中攀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  
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鴈行望郎錦川星使  
騏驥蹠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烟霄漸邇

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  
圃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刻孟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  
孟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  
燃之難一作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  
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

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  
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  
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  
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  
數萬綽綽乎去畱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  
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  
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

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終  
之野與武侯存亾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  
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  
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  
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  
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  
而祭者如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

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  
下矣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啓宮于蒲守不以城  
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湖爲池限萼爲門  
波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爲周遷  
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

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  
自萼洎夷罔不順同屹爲國垣以藩有虞  
其堅如金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  
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  
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  
太甲不修帝城乃頽唯此帝城哲王獨知  
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

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  
其板雖崇其築難堅非帝之心孰爲帝城

乙丑春吳馮攷

訂鋟於石香館

唐孫樵集第八卷

唐孫樵集第九卷

逐疔鬼文

祭故友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逐疔鬼文

孫子病疔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  
有若仆子於嚴冰者終則憤曾爍肌有若

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  
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樵  
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  
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  
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  
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樵嘗  
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

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  
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  
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訐談而鯁人耳者樵  
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違熱而去勢  
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子裾  
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  
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

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  
消是殘吾生於疢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  
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  
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  
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  
公孫弘者尅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  
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

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  
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顏狐媚  
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  
卽榮長劔萼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  
鉅萬藏家貫府鏹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  
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  
意適交歡取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



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  
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  
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  
家僮犀角鴈兒具時羞之奠敬祭于故友

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鳴  
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爲分日牢爲道日  
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  
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爲一善君喜見  
顏我爲一失君慍形言意我尚華布衣御

寒

自註 樵常意在華飾故友  
爲樵常蓋布被用以示儉素

意我苟進

簑笠當軒

自註 樵常汲汲於進取故友  
爲樵懸簑笠於前軒以示高尚

我蟠濁泥君躡青雲不以升沉塹隔其間  
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  
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  
我之賴君如倚蓼山庶寡吾過期大我門  
君牧滁毗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凶計遽聞  
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脯忘餐  
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杵臼死義

比干死仁君殞賊手爲怨難論嗚呼痛哉  
君殞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書盈千  
詞旨重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諫卽是慰安  
填臆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  
吾何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  
世人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  
嗚呼痛哉敬姜晝哭嵇紹幸存轎車其東

歸骨洛川遠備饜饌告辭柩前嗚呼哀哉  
尚饗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  
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  
神凡過祠廟不笑卽唾今於張君信有靈  
云會昌五年衣躋此山凍雨如泣滑不可

涉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僕前仆後  
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  
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墻焰焰逾丈飛芒射  
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爇  
薪取溫曉及山顛鑱澁廟門餘燼莫覩孰  
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  
雨如雹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爲晴曩

火乃靈斯言纔闕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  
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輕  
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  
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  
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唐孫樵集第九卷

唐孫樵集第十卷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  
立首末其畧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

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君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

禮安有藉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篲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常入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芻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

從官禁兵安能仰給耶北虜驚嚙邊鄙勢  
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關  
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忝皇帝以御  
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  
士齟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  
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  
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

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爲前  
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  
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  
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  
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如觀開元中  
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  
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

大中五年也

罵僮志

孫樵旣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  
茫洋若癡人之瞋行據床隱几憊然不寐  
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  
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  
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

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闔者迎  
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歡入骨自某至  
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扳  
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  
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  
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籍謁所  
至之門當關迎嗔俛眉與語授卷而去望

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  
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  
開緘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  
自耶况所爲幽拙大與時闊凡爲世人宛  
顏巧脣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  
口戇揖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  
書東獵西漁粗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

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礮反覆期入聖域徒  
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  
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  
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澁讀不可  
入徒乖於衆孰適於用凡爲造謁去冷附  
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寂  
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



恭好慕凡爲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  
飫以庖則必屑去溫燠膠牢淡泊時或藜  
處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迨慕以  
故學獵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  
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  
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饑不飽菜寒無襲  
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熟與歸

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諭不  
得遂敲几而歌曰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  
學之不修骨肉如讐學之苟修四海何讎  
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  
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蠹蠹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旣來襄陽始用李從事胤之畫能成新堤卽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毗寄活於公宜有以

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爲唐州唐州之支邑爲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于二流南別爲溝壤高岸頽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爲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漑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堤割于流浸洩爲波自泌陽

以南平民以西居民甚逋墾田甚凋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真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卽爲條分程度指畫經畧且使跡其故堤以鯁二渠鑿其枯溝折爲南流水門旣陳百瀆脉分蔓蔓于原枝枝于屯數百里間野無隙田旱無稿苗召堰旣成秋田大登八

州之民咸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主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鏗耀有聞及爲潞州聲光削然發戍兵甲興而譁盧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畱樂陽如此則李從事佐前盧公

第 35/20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Y

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之利  
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  
事之跡不爲人知作復召堰籍

唐孫樵集第十卷

乙丑春吳馮攷

訂鈔於石香館

號	冊	第
SS	II	6
	年	月
	日	時
	分	秒

2

